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
第八十八回 多情子反為薄情子 美姻緣偏成惡姻緣

緣蓑江上秋聞笛，紅袖樓頭夜倚欄。一片砧敲千里白，半輪雞唱五更殘。

話表咪飛雲參見元帥已畢，侍立一旁。李廣打量番邦公主，美貌如玉。正欲問話，忽聞楚雲曰：「公主具此姣容，能降我國，非特國家之福，亦是桑先鋒之幸也。請問公主今年青春幾何？」飛雲侍立一旁，正瞻仰李廣的容貌，威嚴正肅，一表非凡，心中羨慕不已。忽聞有人問話，遂抬頭觀看，見問話者生得天姿國色，較元帥尤勝十分，心中暗想：「我以為桑郎天下已不多見，那知此人尤勝。」盡著向楚雲頻頻注目，答曰：「今年已十九歲。」桑黛見這樣光景，心中暗想：「看他到處留情，咋在陣上見了我已是注目，一心與我匹配，忍心害理，殺死親夫，前來從我。今見楚雲又如此頻頻目送心許，我真若與他成為夫婦，終有殺我而從他人可能。可謂輕薄桃花，隨波逐浪之人。我焉能與他結此孽緣？」正在沉吟之際，忽聽元帥口呼：「桑賢弟，現在公主既已矢志來歸，若不即日成就良緣，軍中諸多不便。賢弟與公主前往行轅，暫設青廬，成其良宵。本帥便令人代你們陳設一切。」復向飛雲曰：「但是軍中各事潦草，尚望公主莫怪。俟本帥班師之日，再為公主請封誥。」飛雲聞言暗喜。李廣又口呼：「公主且請先赴行轅。因本帥尚有些鋪程物件，令人引路捎了去。」聽差的小校遂送飛雲出帳。飛雲隨帶領十數名宮女，一同奔行轅。

桑黛見飛雲已去，乃與李廣曰：「大哥如此作派，是視小弟為滅倫背義之人了。豈不知飛雲是一大逆無恥之女，小弟豈肯與他為配？並且小弟現有四房妻妾，若再加此女，小弟亦應接不暇。況且此女性情暴戾，今已殺卻前夫，來歸小弟。安知他日再愛上他人，而殺小弟？此是一件不可行之事。又況行軍婚配，大乾例禁之事，吾兄豈不知之。而偏令小弟為此者，得毋欲假手此女以殺小弟麼？吾兄若鑒苦衷，收回前言，小弟感兄之情。」李廣聞言大笑曰：「吾弟言之差矣，豈不知良禽擇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事。女子配偶，何獨不然？今咪飛雲甘心殺賊，矢志來歸，正是他能明大義。若言軍中婚配，大乾例禁，凡事皆宜經權互用，不可偏執己見。咪飛雲本非無功之人，今日婚配，班師後，愚兄申奏朝廷，准不見罪，必然加獎。若賢弟防慮三妻一妾，恐難相安，此事更不足慮。以弟夫人之賢，何慮不能相容此女？賢弟慮之太慎了。況且飛雲係賢弟面訂，又責令他約三件事。他今三事未缺其一，而賢弟忍背前言，豈非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？如此之事尚不能實踐前言，那焉能以信令人心服？勿得多言，致乾未便，速去為是。本帥再令四將送賢弟去。」便問左右：「哪四位將軍願送桑將軍前去？」一言未了，只見徐文亮、雲璧人、蔣豹、張珏應聲曰：「末將四人願往。」李廣吩咐曰：「四位將軍願去很好。但與諸君約，今夕之夕非昔日之夕，若有戲言訕笑者，定按軍法從事。」四將領命，惟有張珏將舌頭伸了兩伸，即陪桑黛一同出帳，直往公館而去。李廣也退了帳。

桑黛等五人到了公館，早已有人把新房鋪設整齊。飛雲在房內坐候，雲璧人等四人陪著，桑黛自是在外廳酣呼暢飲。霎忽日落掌上燈火，大家復又暢飲，直飲至二更將盡。雲璧人等便將桑黛送入洞房。宮女一見，含笑迎接出來，口中說：「駙馬爺，大喜呀！」讓桑黛進房。此時飛雲早已換了豔妝，見桑黛進房來，含笑相迎，口呼：「桑郎請坐。」桑黛便假意慙慙，近前把飛雲玉手挽住，口呼：「公主請坐。」咪飛雲尚未坐下，雲璧人等四人走進洞房，於是又鬧了一回房，說了些笑話，便即辭出。

房中已擺上一桌酒席，桑黛執杯在手，向飛雲曰：「某感卿卿愛我之意，無可為報，請盡此酒，聊表吾心。」咪飛雲一笑，接過一飲而盡。桑黛見他毫不推辭，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暗想：「我何不如此如此，可全吾英名，亦可不負大義。」想罷，便又春風滿面手執金杯，向飛雲口呼：「卿卿憐愛與我，固已具見真情，若能再飲三杯，方見卿卿情真意蜜。」飛雲見來意甚厚，不便推卻，又復連飲三杯。桑黛見他飲盡，復又斟了一杯曰：「某陪聊聊再各飲三杯。芳卿如蒙見允，小生當銘感不忘。」說話之間，卻故意賣弄風流，引人入彀。言罷，自己立飲了三杯，便將飲乾之杯，又滿滿斟上，端在手中，走至飛雲面前，向飛雲身旁坐定。一手搭在香肩，一手端著酒杯，送至飛雲唇邊，慙慙笑稱：「卿卿飲此三杯，便好同人鴛鴦之夢了。」飛雲此時已有多半醉，見桑黛如此溫柔，竟為所惑，遂將三杯酒飲下。自覺一陣昏迷，早已玉山傾倒，秋波雙合，臉泛桃花。桑黛一見暗喜，扶他上床。飛雲橫臥牙床，已是夢入黃梁，不知所為了。桑黛代他寬衣解帶，以繡衾給他蓋上。卻好眾宮女已將殘肴撤去，桑黛即命眾宮女退出自便。